

P

PRISONER'S
PERSONAL
WRITINGS

囚徒手記

下	我	坐	地	派	他	的	因
全	这	人	人	望	的	合	為
，	个	的	挤	的	犯	法	代
又	有	卡	在	，	人	的	是
继	要	车	一	可	都	犯	文
过	领	上	起	以	是	人	眼
正	导	，	坐	和	送	，	唯
武	人	而	在	其	反	其	一

陕西人民出版社
SHAANXI PEOPLE'S PRESS

R

雁

YAN

翼

YI

● 著

W

S

因树屋记

雁翼 著



囚徒手记

雁翼·著

100字(封)

50年(四)

行发赠出

(号10)

图印

辛于255页前0

印印为1第只2第

00

陕西人民出版社

08.0 10.0

囚徒手记

雁翼 著

(陕)新登字 001 号

囚徒手记

雁翼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地质图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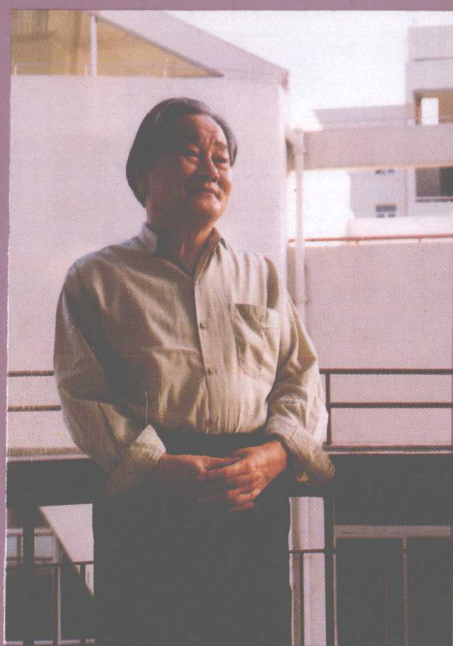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6 插页 235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7-224-02998-X/I·719

定价: 6.80 元



雁翼近照

1992年11月于深圳文星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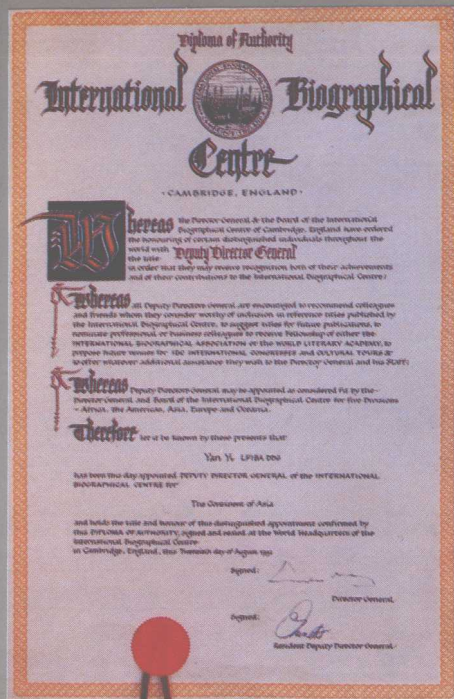
(摄影：赵联勤)

雁翼小传

雁翼，原名颜鸿林。1927年农历5月11日生于河北馆陶。在家读小学13个月，日本侵略军打来，参军抗日，负伤三次。于1949年春开始发表诗作。43年来共出版诗集、小说散文集、戏剧电影剧本集、诗美学论文集等61种。他的作品已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现代名篇选读》、《中国当代名著赏析》、《中国新诗选》等各种选集92种。创作事迹被收入《中国作家传略》、《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家辞典》、《中国诗论家50家》、《中国现代诗人辞典》、《中国艺术家辞典》等各种专著25种，在国内获各种优秀作品奖16次。国外，他的一些作品被翻译成九种文字在14个国家发表出版。他的文学成就被选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优秀知识分子名录》等7种。1991年获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国际杰出成就文学家》证书，并授予他银质勋章。

雁翼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世界诗人大会会员、美国世界文化艺术学院荣誉文学博士、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长、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终身会员和副理事长、英国剑桥IBC《世界文学研究院》终身高级研究员。香港黄河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英国剑桥国际名人
传记中心聘请雁翼先生
为该中心副理事长。右
为证书。



英国剑桥国际名人
传记中心授于雁翼先生
《国际杰出成就文学家》
证书，并授于他银质勋
章。左为勋章。

题 辞

不管监狱给了我多少折磨多少摧残，我还是要诚实地感谢它。它把我的肉体关进了牢房，却把我的思想从另一种牢房里解放了出来。我的形体失去了自由，我的灵魂却飞翔在天外。

倘若没有那些监狱里的岁月，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我，何敢忘师？要想花果美丽，就须泥土肥沃，而肥沃的泥土，往往是又脏又臭的！

1989年3月30日

目 录

- 火 轰 一 路 平 大 (101)
- 赫 血 肉 焚 血 暴 不 (081)
- 暴 技 焚 焚 山 竹 吊 (851)
- 不 土 紫 长 (781)
- 酷 大 特 焚 并 焚 (081)
- 甜 杖 肉 里 室 斯 审 (808)
-
- 为 人 杀 黑 天 (1) 长江遇难记
- 独 之 及 精 思 (10) 黑暗王国的臣民
- 囚 文 肉 暴 不 少 暴 本 (17) 寂寞的重量
- 室 帝 肉 中 暴 本 (24) 不是审讯的审讯
- 暴 焚 焚 焚 焚 (33) 难忘的过客
- 暴 水 暴 半 了 焚 焚 (41) 隔壁两个女囚徒
- 出 焚 中 焚 焚 焚 焚 (51) 死囚犯
- 暴 焚 焚 肉 肉 肉 肉 肉 (59) 半个囚徒
- 哭 人 焚 肉 去 焚 焚 (67) 寄押武汉监狱
- 土 山 焚 焚 焚 焚 焚 (75) 押送路上
- 血 肉 入 暴 焚 焚 焚 (81) 黄昏的登记
- 司 公 合 焚 焚 焚 焚 焚 (90) 动乱的灵魂
- 焚 焚 焚 焚 焚 焚 焚 (98) 狱壁上的文化
- 肉 焚 焚 焚 焚 焚 焚 焚 (107) 心的审讯
- 立 文 焚 焚 焚 焚 焚 焚 焚 (116) 女强奸犯
- 立 文 焚 焚 焚 焚 焚 焚 焚 (125) 铁窗里的故事
- (134) 大胡子囚徒
- (143) 真情与谎言
- (152) 一群小济公

(161) 大年初一造火

(169) 不是监狱的监狱

(178) 吊打比跪砖好忍

(187) 井架上下

(195) 剪长发护大脑

(203) 审讯室里的对话

(211) 下流事的下流话

(219) 天黑杀人夜

(228) 冯喆死之谜

(237) 体弱心不弱的女囚

(245) 绝望中的希望

(253) 古老流放路

(262) 仅仅为了半桶水吗

(271) 从乱石砸死中逃出

(280) 雪山相围的流放地

(288) 为死去的诗人哭

(296) 放牛山上

(305) 刘星火的血

(312) 刘结廷倒台之后

(321) 苦难多真话

(329) 死了的和活着的

(335) 后 记……张文立

起罪”的罪非罪非仅意，然也，“谢姑不派”真更，“人宿黑陪
 游潜而人竟，半坐去班楚意别不副副又楚而，由此陪”派代
 姓楚而不，丁亦首不早空口土和笑，寒个雅，里寒夫重个既
 罕，战开，斯而仗臣，共清丁土孩楚早也千逝楚楚，姓再丁
 战出”派又战”的里初罕，来引，天几升陪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夫楚楚楚，命草冠的命草冠个楚楚楚楚楚楚楚楚，丁”冠楚”来
 可，的恩不小干虽，半楚楚而小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并友”楚衣公楚，游而楚楚丁首楚出，战可楚丁首楚，最
 可楚口一言以可楚，心至，什亦衣北的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楚
 长

长江遇难记

从西南的重镇重庆出发，顺江而
 下，观三峡，游汉水，已经好多次了，
 每一次都获得了不少的印象和知识。但
 学习得最多的，还是要算 1968 年 7 月
 的那一次。



那时候，整个四川都在武斗的枪林
 弹雨之中，仅重庆，一夜之间就打出了几万发炮弹。当然，
 这是林彪、“四人帮”的一大功劳，下达了号称《3·15》号文
 件，紧接着，谢富治等又亲临四川指挥，于是，开始了大规
 模的“武装转弯”。我呢，既属老保，又属“反革命文艺黑线

的黑诗人”，更属“死不悔改”，当然，就处在被捕捉的“罪该万死”的地位，而我又偏偏不愿意被捉去坐牢，就从成都逃到了重庆家里。那个家，实际上已经早不存在了，不仅被抄了再抄，老婆孩子也早被赶上了街头，到处流浪。开始，军队的老战友还敢收留住几天，后来，军队里的“造反派”也起来“造反”了，要揪斗保护我这个反革命的反革命，看着满头白发的老战友因收留我的妻小而被揪斗，是于心不忍的，可是，没有了家可归，也没有了组织可依，怎么办呢？这样，便想起了生我养我的北方农村，至少，总可以有一口饭可吃，有几片瓦可遮风雨吧！似乎，无路可走中出现了一条可走的路。所虑的是，怎么样走向北方农村呢？北方农村的父老送我们出来的时候，是敲锣打鼓戴红花，我们自己，也是小米加步枪的铁流，扛着共和国的红旗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解放四川的。现在怎么走？坐火车吧，永川、内江一段战事紧，坦克、大炮正忙着“武装支泸”，火车不通。长江上，轮船装上了寸厚的铁板，架上了大炮机枪当军舰，正在进行着“海战”，双方杀得正烈，连军队制止武斗的交通艇都被打沉了。幸亏有一个老战友在长江航运局工作，这才有了一条偷走的路；找了一条小客轮，领着10岁的二儿子雁林，于难忘的1968年7月4日黎明，偷偷上了轮船，告别了炮火中的山城，顺江而下了。

沿途可也真是热闹，风景也别致，“誓死捍卫”的轮船改

装成的炮舰，咚呀咚的边走边打。我坐的这条客轮的船员，也真是聪明，在船顶的甲板上立起了巨大的红色标语牌，书写着最高指示，居然在革命的炮火中前进着。

我和我的儿子躺在三等舱里，虽然又闷又热，谁也不愿意走向船舷。我是不忍看长江，他是不敢看长江，因为，那浑浊的江水里，常有人的尸体漂浮，不知道是“誓死捍卫”的勇士，还是“罪该万死”的“老保”。但是，孩子究竟有孩子的好奇，他还是常爬起来扶着舱门，观看长江的风景。突然，他喊了起来：“红的！红的！”

我爬了起来，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果然，在灰黄色的长江的浪涛中，涌动着一片红的颜色，再细看，原来是几具女尸，在浪的涌动中，可以看见她们长长的头发，苍白苍白的脸，红红的运动衫上写着“红卫兵”三个黑字。她们为什么死？是集体跳江自杀？还是被集体屠杀？我不忍看，不敢想了，走回了舱里，躺在了铺上。儿子也跟了进来，问我：“她们……为什么死？”

我怎么回答？我只有沉默。

儿子躺在我的身边，低声说：“像小兰姐姐……也是长辫子……”

我知道，他是想家了。上船的时候，他哭了的，说不愿意离开妈妈，还说，要跟着小兰姐姐去警司看跳舞。我抱住了他，安慰似地说：“不要瞎想，你小兰姐姐不是在宣传队吗？”

他不说话了，但一滴滴的泪，落在我的胸脯上，像锤头一般砸击着我的心。突然，他抬起了泪脸，问我：“毛主席知道吗？”

我忙捂住了他的嘴，看了一眼旁边躺着的旅客，向他摇了摇头。那时候，问这样的话是有杀头的危险的，他似乎也明白了，爬在我胸脯上痛心地哭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安慰儿子，只是用手轻拍着他的背。但我的心却被无形的钢锯锯着，多么想像儿子一样痛哭一场，哭我母亲似的长江，竟然在解放了十几年之后，又漂浮着她儿女的尸体，而为她的解放事业而打仗，流血，奔波了半生的战士，却在被辱骂着、被追捕着，不仅无家可归，简直是无路可走了。祖国呵，你的命运为什么这样悲苦！

儿子哭了一阵就睡着了。我把他移在铺上。独自走出舱房，依在栏栅上，让江风吹一吹我郁闷的头脑，摆脱江水一样的浑浊的思绪，但岸边那弹孔累累的楼房，红的像血一样的最高指示牌，还有那不时传来的炮声枪声，使我的思绪更加混乱激越。突然，一个危险的思想来到我的心中，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多的悲愤和怒气，为什么只是唉声叹气，奔波逃亡？我们的军队为什么不起来扑灭这场灾难之火？想到这里，我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个声音在我头脑里扑灭着思想：“这是叛逆的！”

恰在这时候，轮船的广播里传来了最高指示，我浑身打

了一个冷战，抱头走进舱里，自己责备着自己对领袖的不忠，思想的闸门突然关闭了。

儿子醒来了，第一句话就是“我饿了。”看了看表，早过了午饭时间，我走到了小卖部，买了一包饼干，转身刚下楼梯，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迎面走来，走到我身边，低声问道：“你是雁翼？”

我心头虽然一惊，仍然点了点头。

他压低声音说：“有人跟踪，赶快设法走！”说罢，他匆匆走了。

我既惊愕又愤怒，这是什么世界！一个战斗了多年，为这个政权流过鲜血的人，竟然在自己的国家里失去了安全。我想找船上的乘警寻求保护，又一想，军队的枪炮还要夺走哩，乘警能够保护你？于是，我决定到前面的涪陵下船，到县武装部张枫同志处或者到涪陵军分区刘少堂司令员那里暂时寻求保护躲一躲。为了不叫孩子受惊，就忍住了自己的心绪，走回了舱房，边叫他吃饼干，边说明到涪陵下船的计划，但隐瞒了有人跟踪的事。

轮船在涪陵港靠岸之后，我领着儿子匆匆下了船。直奔县武装部，总认为那里是安全的，因为，在那样的年月里，军队是唯一有权威的所在。谁能想到，刚走进县武装部大院我就呆住了，原来，我要找的张枫同志，正跪在板凳上被批斗，我拉着孩子急忙退了出来，望着满街背枪的“文攻武卫”

的队员和“专政大军”，不知道向哪里走了。当时想，我自己被抓被打无所谓，10岁的孩子呢？他幼小的心灵受得了吗？突然，对面大街上押来了一串“俘虏”，四个男的两个女的，看来都是工人模样，浑身是血，边走边被皮带抽打。我赶紧拉着儿子走进了一条胡同，在靠江边的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下来，打算挨过这一夜，明天去军分区找刘少堂或者再想办法走脱。可是，又担心“专政大军”来检查，稍许停了停之后，就领着儿子走了出来，一方面想买点吃的，躲避“专政大军”的检查；一方面也想设法去找军分区。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我尽量在光亮暗的地方走着，躲避着那些背枪的人。刚要走进一个小饭馆想买一碗面吃，看见了几个背枪的人在里面喝酒，而且边喝边说着他们如何折磨那几个“保皇兵”的事，说得那样得意，我打了个冷战，急忙拉着儿子走了。

在一个偏僻的小街上，终于找到了一家卖包子的小铺，里面并没有几个顾客，于是，我买了一盘包子，和儿子吃了起来。刚刚吃了几口，来了两个腰插手枪的人，问我是不是姓雁，我刚点了点头，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接着是拳打、脚踢、辱骂：“你这个反革命，黑狗子，也有今天！”

儿子吓呆了，忘记了哭。其他顾客也像遇见瘟神一样的走了。而我却格外冷静，冷静得连我自己也吃惊，从地上爬起来，冷冷地问道：“你们找错了人吧！”

“找的就是你这个黑雁翼！”他把枪掏了出来。我也掏出了自己的工作证：“对不起，我不是雁翼，我叫颜洪林。”他夺过工作证看了一眼，气馁了：“你不是雁翼？”我说：“工作证上写着哩。”

“有人报告你是雁翼！”

“可以叫他来对质嘛。”

两个家伙互相看了一眼，就把我和我的二儿子押进了他们的“专政大军”指挥部。

我当时所以不承认我叫雁翼，是想亲眼看一看跟踪点水人是谁，虽然知道这样作最后会挨一顿毒打，但不认识认识自己的“敌人”是谁，似乎有点冤枉。奇怪的是，并没有看见点水人对质，而是把我和儿子推进了临时牢房。后来才知道，跟踪的人报告了之后，因为还要跟踪另外的人，就上船走了。

这个“专政大军”的临时牢房，是原来的文化馆，里面关着 30 多个人，多是抓来的“保皇兵”。也有抓来的过路人，说他们是对立面派来的“特务”，吊打逼供自不必说，因此，他们劝我尽快想法离开这里，否则，有被打成残废的危险。

当时，处在那样的环境，我知道自己难免受刑或者一死了，心里倒很平静；唯一想的，是设法不要叫儿子看见自己受刑。他的年纪太小，洁白的像纸一样的幼小灵魂，是不应受到摧残的。但两次叫他借故逃走，他都不干，我知道，他